



爱你 是最幸福的悲伤

总有一人让你刻骨铭心，
总有份情感让你潸然泪下。

周寻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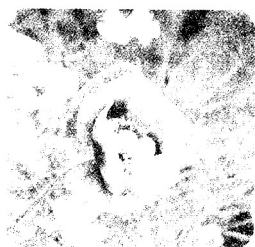


带你见证独一无二的成长
体验美到极致的青春纯爱

奉献华语世界永不落幕的悲欢情缘！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爱你 是最幸福的悲伤

周寻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你是最幸福的悲伤 / 周寻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30-5524-7

I. ①爱…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5790 号

书名: 爱你是最幸福的悲伤

著 者: 周 寻

本书策划: 李异鸣

责任编辑: 张葆琚

特约编辑: 李婷婷

封面设计: 北京上尚设计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hs@whcbs.com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一	千里之外	002
二	初识夏继文	005
三	你像我的初恋情人	009
四	清园	015
五	小姑居处本无郎	018
六	痴人	022
七	第一次亲密接触	025
八	石湖行	029
九	能丰胸的纳米丝袜	033

001」

第二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	失身记	038
二	好汉歌	043
三	靠近你，温暖我	047
四	疑影	050
五	诗言志	053
六	云海法师	058
七	项链断了	062

八 有情皆孽	065
九 断肠回首处	070
十 埋葬	074

第三章 女人和蚯蚓在想什么

一 冤家路窄	078
二 能借我点钱吗	083
三 走钢丝	087
四 月照苦命人	090
五 王娜长，王娜短	093
六 你就作吧	096
七 不要嘲笑任何人的梦想	100
八 我是李海洋	104
九 蚂蚁扛着树叶奔跑	109
十 听哥哥话	113
十一 求求你带她走	116

002

第四章 一把剃刀是难以越过的

一 落魄江湖	122
二 装什么纯情	126
三 老流氓	132
四 重遭羞辱	137
五 焚书煮鹅待客到	141
六 喜来心理咨询	145
七 哦，琳姐	149
八 卖身契	152
九 这样你都没反应	156
十 上钩的鱼	159

十一 慰问	162
十二 你为什么不早说	166
十三 决裂	173
十四 失踪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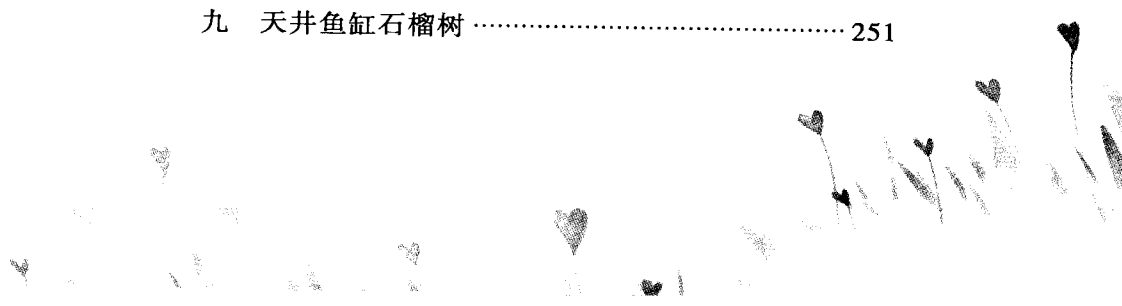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一 别再和他废一句话	184
二 谁才是牺牲品	188
三 如果下辈子还记得	191
四 峰回路转	195
五 有时爱徒有虚名	199
六 犹恐相逢是梦中	203
七 你是个疯子	206
八 心灵的祭奠	211
九 琳姐追过来了	214
十 召唤	217
十一 神鹰挥动翅膀	220

003」

第六章 何不怜取眼前人

一 好好活，好好爱	224
二 筹划婚礼	227
三 小醋坛子	230
四 别来我亦伤孤寂	234
五 每天骑自行车送你上下班	237
六 沿铁轨的姑娘	242
七 一片伤心欲画难	245
八 时光中的时光	248
九 天井鱼缸石榴树	251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一 千里之外

我从家里骗了两千块钱，说是到苏州读书，其实是会个女网友。我们认识两年多了，在网上几乎每天都要甜言蜜语聊一会儿，不在网上我们会互通电话。照片也寄过了，还写十几页的信讨论人生，老婆来老公去地也已相称许久，甚至连见面后睡的细节都商量好了。

我在家住得烦透了。那天早晨睁开眼，发现我爸坐在我床头发呆，他手里捏着一叠钱，木木地，像是一夜没睡，一脸的沮丧与落寞。看见我醒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盯着我说你现在撒谎就跟喝水一样，我不知道真假，你到底要去苏州干什么。你大学毕业已经半年了，天天赖在家里也不是办法，这是我从外面工头那儿借的，以后你休想再从这儿要一分钱！他说这话时不时晃动着手里的钱，哗啦哗啦，像这钱着了火烧疼他的手。骗我爸实在太卑鄙了，他在外面做建筑小工，靠用独轮车推沙子砖头出苦力养家。看着他青筋暴起的手，又干又瘦，指甲里满是油黑的污垢。有一会儿的工夫我充满了愧疚，但随即甩掉了这情绪。当我干什么啊，我是去会苏州美女啊，说不定以后就在那儿定居了呢。

我去车站买票，没有买到座位。这正是民工外出的季节，车厢里很挤，我跟几个农民模样的人蹲在火车过道里，他们用家乡话大声地说着什么，恍惚中不时有人来来去去，还有股冷飕飕的生铁味儿混合

着尿味直冲鼻子。十几个小时后，在天蒙蒙亮时到了苏州。

那天下着大雨，行人稀疏，雨打得车站玻璃墙啪啪响，如一记又一记的耳光，这不是好兆头。我去厕所洗了脸，把包放在走廊下，手里举着一小型五星红旗，这是约定的暗号。有几个巡逻的警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肯定以为我是激进的爱国青年示威或者是精神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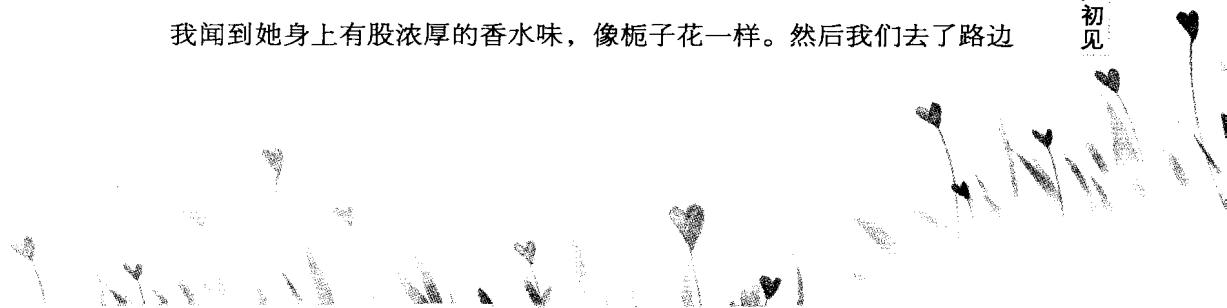
在屋檐下等了两个小时，望眼欲穿也没见那个说好穿红上衣长头发的苏州姑娘出现。我拨了几遍电话，刚开始是没人接听，后来提示关机，我安慰着自己，火车站周遭小偷都挺多的，是不是她手机被人给偷了，那也得看见这面迎风招展、鲜艳如火的爱情旗帜啊。过了一会儿，手机嘟的一声，收到条短信，我慌忙拿起来看：周寻，你还真的来了啊，我以为说着玩儿。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等了三个小时了，浑身都湿透了。你在哪里？你看到我没有？又过了半个小时，她才慢腾腾地回了，我还在睡觉呢。如果手也可以像短信一样传递的话，我一定会掐死她。我说那你看着办好了。她回了条信息：你乘游四车到横塘，在上方山那站下车。

003

游四是辆破车，每隔十几分钟前门会自动打开一次，司机便要停车跳下来狠踹门几脚，把它踹回正位。晃晃悠悠地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上方山。雨水斜劈过来，在车窗上划了一道又一道凌乱的线。我头抵着前排座位睡着了，这一夜浮想联翩兴奋得几乎没怎么睡，现在困劲儿才上来。下车后又等了一会儿，才看见那个穿红上衣的姑娘出来。不是姑娘，她应该有三十岁了，我有点失望，和照片上完全不一样，即使是艺术照也不能差别成这样。

我没有带伞，淋了雨，身上又湿又冷，我喊了声冰清玉洁，这是她网名。她看着我，突然笑了，这一笑露出了真实年龄，我估计在三十五岁左右。我以为你说着玩儿呢，她还是那句话。这让我很愤怒，忍了忍没吭声。你还没吃饭吧？咱们一块去吧，你来了我请客。我闻到她身上有股浓厚的香水味，像栀子花一样。然后我们去了路边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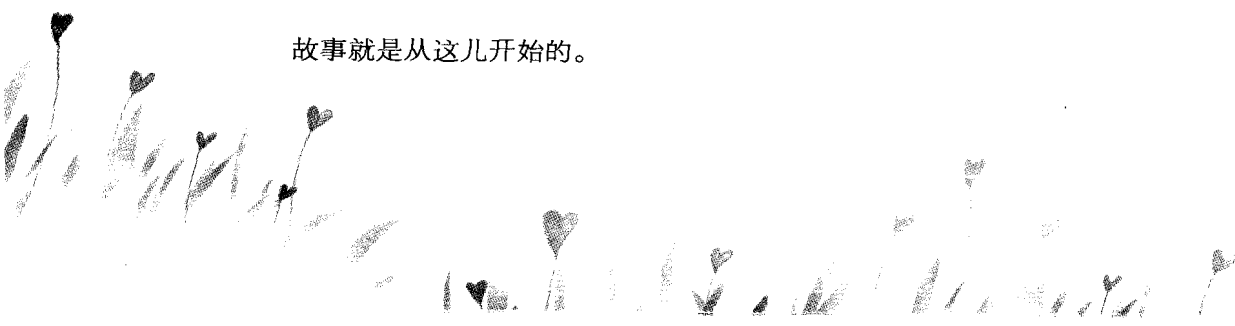
一家兰州拉面馆，她请我吃了一份四块钱的蛋炒饭，我闷头把筷子扒得震天响，她的眼睛不知往哪儿放，一会儿看看菜单，一会儿又看地面。我们一直没说话。到后来她像想起什么事：对了，我煤气忘了，先回去了，再联系。然后匆忙付了钱，就此消失无踪影。

蛋炒饭不知用的什么油，我只觉得喉咙发腻，嘴里一股花椒味。冰清玉洁没有回来，我在店里呆坐了会儿，胸中像藏了个刚拖完厕所的拖把，我想这他妈算哪门子事儿。过了会儿我提着包走出去，把口袋里的避孕套扔到垃圾桶里——按约定见面后就要去开房的。

雨已经停了，太阳从云层里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泥土气息，路上还爬着好多红亮的粗大蚯蚓，是被这场雨淋出来的。不远处的上方山一抹清影，三三两两的学生模样的人在街上逛，我才注意到对面是一所大学。我进去找了个坐的地方，想了半天。事已至此，总不能再回去吧。其实回去也容易，就说来到苏州一考察，发现是骗子学校，因此不读了。撒谎对我来说太容易了，钱没交我爸他也不会说什么，我妈更不会说，她一直都盲目地信任我，哪怕我说自己是到苏州当市长的。来的时候她还抹了半天眼泪，苦口婆心地劝我要跟同学搞好关系，担心我性子太直，人又实在，容易被人骗。我眼前浮现出我妈那张核桃皮似的皱巴巴的脸，心里一阵发紧。她才五十岁，看起来像七十岁一样。不能回去，回去又能干什么？再在家吃了睡睡了吃什么活儿也不干每天早晚各手淫一次过半年？

后来我开始扔硬币，每当拿不定主意，我就干这类事儿。如正面就回去，反面留这儿，结果是正面，我又决定三局两胜，三次全是正面。我把硬币收起来，心里想能逆天而行真硬汉，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我连夜从一千多公里的地方赶来就吃了顿蛋炒饭？这是奇耻大辱，传出去能被人笑死。再说扔硬币是封建迷信活动，哪面落地完全是偶然，我受过高等教育，怎么能信这个呢？我决定留下来。

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二 初识夏继文

横塘应是苏州的郊区了。这儿远离城市，风景秀丽，除了上方山外，还有石湖，里面长满了碧绿色的荷叶。我后来才知道这曾是范成大隐居的地方，他有许多作品专门画这儿，也是乾隆六次下江南必到之地。我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转了半天，后来在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那儿租了间房子，两百块一个月，付三押一，房子后面几米处是一大片苍翠的竹林。

签了合同后我手里就几百块钱了，钱去得真快，又出去买了被子、垫子、水壶和一些生活用品，把包里的东西收拾了下，冲了个凉水澡，躺在床上却睡不着。外面的竹子高大挺拔，灰色的影子映在窗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有只大蜘蛛咬着根亮晶晶的细线，晃悠悠地从窗棂垂下来，垂到窗子中央的时候不动了。我无聊地想，它是在寻找织网的地方吧？那绵绵不绝的细线到底是从嘴里还是从屁眼里吐出来的？我爬起来发信息给冰清玉洁，问她在哪儿，煤气关好了吗？何时来看我？她没回。她肯定不打算再见了。我等了会儿，接着问她家里煤气泄漏有没有死人，死了爹死了妈还是全家都死光了？她回了句，你无聊不无聊？

这个感情骗子！我的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一刻不停地开骂，把所有的恶毒的话都想到了，直到按键的手指酸痛难忍。你这个丑女

005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人不得好死，早晚被雷劈；你看你那一脸的核桃皮，有五十了吧？你却跟我说二十二岁！还是处女！含苞欲放！你男人是不是天阉？满足不了你？你是不是性压抑，才会这么要我？而且一耍就是两年？两年啊！你去找胡萝卜、找黄瓜、找茄子、找可乐瓶、找震动棒，找我干吗？骂到这儿我会心一笑，感到自己太有才了。但竹子的沙沙声更响了，恐慌像风一样袭来。我已经无所事事半年，跑到这鬼地方是暂时安顿下来了，可怎么安排剩下的生活？来这儿的唯一目的是找冰清玉洁，现在这事儿明摆是黄了，我来之前想了好几种可能会遭受到的挫折，比如两人甜蜜睡一觉恍然大悟发现网络感情太脆弱太虚幻了，于是各奔东西，比如虽然和冰清玉洁两情相悦，可她父母瞧不起外地人不同意，唯独没有料到会有蛋炒饭这一出。手里这点钱即使每天只啃馒头也用不了多久，我没脸再跟家要了，而且我爸有言在先，以后不会再给我一分钱。隔壁有人在吹笛子，音符断断续续的，我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006

梦里疲惫不堪，好像还在火车上，咣啷咣啷轮子和铁轨摩擦的声音，听了让人绝望。醒来已是黄昏，我出去买饭。隔壁房门大开着，我经过时特意瞄了一眼，一个瘦小的男人赤着上身坐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看书，他恰好抬头，我们眼光撞了下，彼此笑了笑。等回来时他又在吹笛子，脸朝着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这次吹的是《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可真够有闲情的。我吃第二个包子的时候他进来了。

你是哪个系的？

我不是学生，我刚来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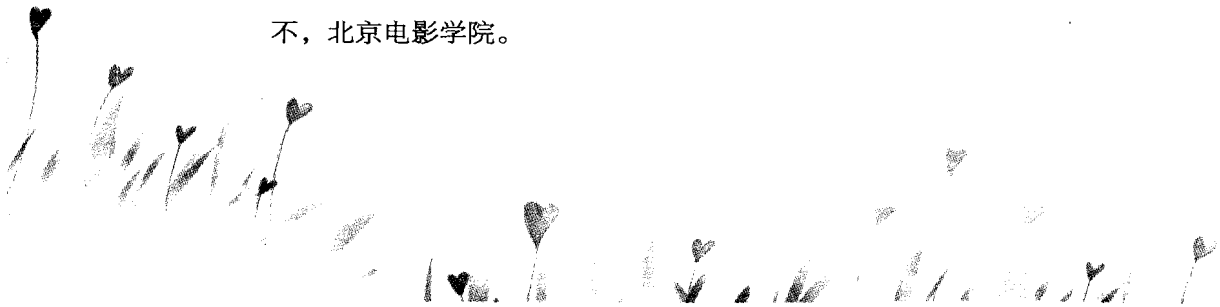
哦，在附近上班？

也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呢？

我是政治系的，在这边考研究生。

考这个学校的？

不，北京电影学院。



当演员？

你看我这样子像吗？

这看不出来。

导演系，我想做导演。

他笑了。

你笛子吹得蛮好。

就玩玩儿，这破地方老下雨，我看不进书。他挠着头抱怨。

我没说话，想看书跟下雨有什么关系？

今年估计又没戏，我根本就没怎么复习。

到考试还有几个月呢，再说考不上也没什么。

我知道，可又能去干什么？我都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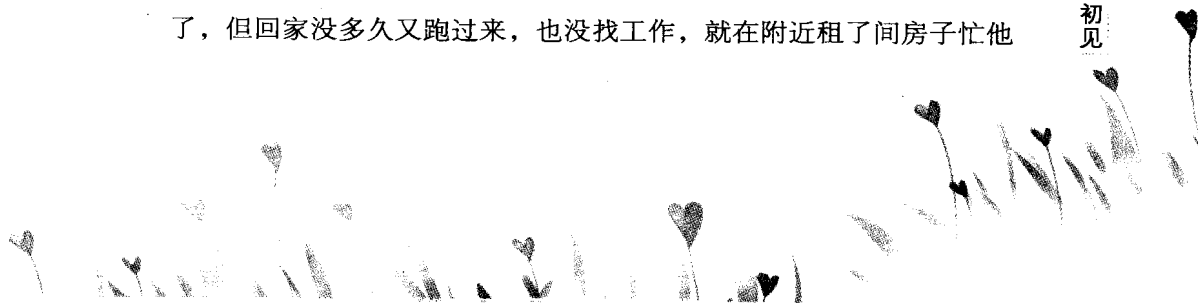
那肯定能考上。我试着安慰他。

唉，大不了我去清园当和尚。他莫名其妙地来了这么一句，愁眉苦脸地走了。

这房间墙很薄，根本不隔音。夜里我听到有女人进了隔壁，然后是说笑声，喝水声，那瘦小的男人打翻了什么东西，好像是个茶杯，我听到碎片在地上滚落的声音，女人娇嗔了句你小心点儿啊，男人笑起来，哧啦哧啦的，像是在撕报纸。接着是拉衣服拉链的嘶嘶声，亲吻的吧唧吧唧声，衣服掉在地上的声音，床咯吱咯吱地响，一下子一下子有节奏地撞着墙。我心里恨恨不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后来我堵上耳朵，用被子蒙住头，心想活该你考不上，然后不知何时才疲惫不堪地进入梦乡。

三天后我们完全混熟了，他经常拎两瓶三得利啤酒跑到我房间，也没有杯子，两个人吃着馒头咸菜，对着瓶子干喝，喝完就把瓶子堆到墙角，他说五个空瓶子可以换一瓶啤酒。

他叫夏继文，内蒙古人，比我大五岁。他去年就从这所学校毕业了，但回家没多久又跑过来，也没找工作，就在附近租了间房子忙他



所谓的考研，圆他的电影导演梦。他说他经常会领各种各样的女人过来，“这学校在郊区，女生是男生的两倍！都说小姑居处本无郎，只要你胆大心黑，几天就能混个女朋友！”我注意到他说话老爱引诗。他问我来苏州干吗，我喝得有点头晕，顾不得遮掩，于是一腔悲愤地把和冰清玉洁的事都告诉了他，他听了两眼放光，乐得什么似的，连连拍着大腿：“我操！我操！我操！”

网恋的事说出来后，夏继文开始叫我情圣，情圣长情圣短，每次他就咧着大嘴笑半天，好像是什么天大笑话似的。我开始听着很反感，习惯了就无所谓了，情圣就情圣吧。夏继文掰着手指头分析说我太幼稚纯情了，网恋这么浅薄的事都干得出来。女人都是大骗子，以后和她们相处，不见兔子不撒鹰，人没见着你就巴巴地跑来了，赴巫山之会，想上人家，这不典型的傻逼吗？好在损失不大，就当买个教训吧。他还说他知道一更倒霉的，请假从黑龙江跑到上海见女网友，宾馆都开了，不过迷迷糊糊睡着没干成，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泡在浴缸里，腹部还绑着冰袋，旁边是一纸条：勿动，请速拨120。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肾被人割走了。原来那女的是器官贩子，给他饮料里下了迷药。我听了头皮发麻，相对这丢了肾的兄弟来说，我的确算是幸运的。



流氓！

夏继文把这次的失败归于我太懦弱了，傻站着像根木头，一句话都不敢说。我一使眼色你就赶紧搭讪，这边的姑娘你一定要学会主动出击，最多挨一耳光，这有什么啊。她们力气小，打不疼，我都挨过好几次了。我想了想也是，不要脸好办事儿。

晚上睡不着，我脑子里老是她绕头发的样子。第二天我又巴巴地跑过去，人生地不熟的，我实在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夏继文没跟来，他在房间里诵大悲咒。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如果诵够十万遍，观音菩萨就会托梦给他考研的题目。

姑娘在店里忙着，我怯生生地走进门，在货架上翻腾了阵子，拿了个泥塑的捏着小鸡撒尿的光屁股小孩研究半天，她头也没抬。我想好的话又忘了，心里直打鼓，打算装着是顺路经过，瞅几眼就走。她斜看着我。

你别跟姓夏的在一起混，那人是流氓！

我觉得他蛮好啊。

不听好人言！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好人？我笨拙着耍嘴皮子，豁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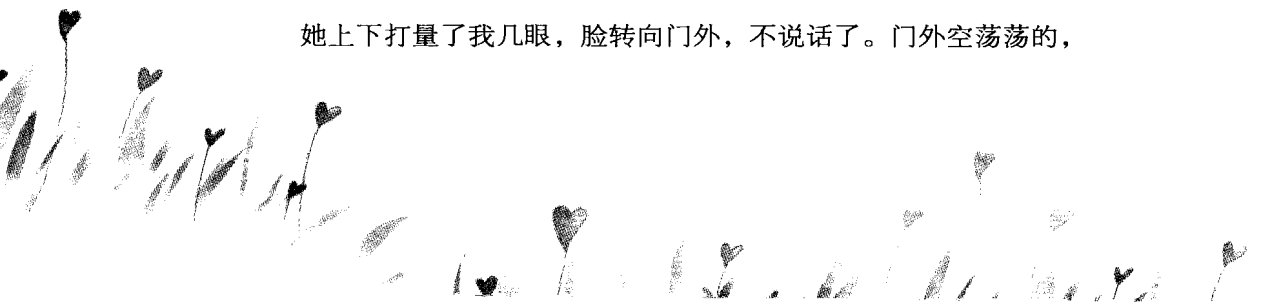
呦，看不出来？你还挺能说的。

这小店的前半部摆的都是小玩意儿，发卡、音乐盒、毛绒玩具什么的，后面被一个深蓝色的布帘子隔开了，我想应该是她睡觉的地方。墙角有个书架，昨晚来的时候倒没注意。为了掩饰紧张，我翻着上面的书，有三毛的、亦舒的、池莉的，还有本梭罗的《瓦尔登湖》，封面是位拿着斧头砍柴的外国红脸汉子。

你是这里的学生？

对，中文系，刚毕业不久。我撒谎像喝水一样自然。

她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脸转向门外，不说话了。门外空荡荡的，



行人都不见一个。

生意还行吧？我没话找话。

好什么呀，没人来，钱快亏完了。

开了几年了？

还不到半年，五个多月。

别急，刚开始哪有赚的？

下个月我就想关门了！你怎么没去上班？

这下找到话题了，我痛心疾首地批判了下当今的大学教育。自从扩招后学费奇高，所学无用，毕业即失业，然后又低声说我不工作是为了写本肯定能出名的书，等这本书完稿肯定是一声炸雷，还有几万字就结稿了，现在有几家出版社等着我签约，版税能给到20个点，起印量不到十万别想跟我谈。

这招我练得太熟了，在家闲着的那半年我就是这么滔滔不绝地对付没文化的父母和亲戚朋友的。这小店主最多是高中毕业，光“签约”、“版税”、“起印量”这类名词就能把她震倒。姑娘抿嘴笑着，听得似乎入迷。我越发得意了。

我到时送你签名本儿，放几年就能增值。

别瞎吹了！你欺负我不懂啊？她突然打断了我。

你不懂的……

她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这是我三年前写的，你拿去看好了。

我灰溜溜好几天没敢去刘芳店里，从书里我知道她叫刘芳。那是本散文集，有谈爱情的，有品读诗歌的，也有影评和游记。文风清丽流畅，有点像席慕容。我大学时的偶像就是席慕容，每次给冰清玉洁写信，信尾签名都是“一棵开花的树”。我拿去给夏继文看，他翻了翻嘟囔着：操，这么有文采，干吗不写本黄书呢？我莫名其妙，有文采不一定非得写黄书啊。他把书扔给我，文人都很骚，你不知道这刘芳……他沉吟了下，后半截话没说。我好奇地问刘芳怎么啦？夏继

但又不好反驳，甚至我稍一露出怀疑的神色他就很悲愤。有一次他急了，拿出小刀在手臂上划了下，血汨汨地流出来，然后他闭眼念起止血咒，给我看他的伤口，不流了吧？的确是不流了，我想是不是白细胞自动凝结了？他跳起来兴冲冲地说：妈的周寻，这眼见为实啊！你要还不信你让我划两刀？

又过了几天，我在自修室碰到刘芳，我有一周多没见到她了。她在那儿写什么，我刚想跑被她叫住了。

书看完了没大作家？

还差一点儿。我知道免不了一顿奚落了，你要有什么令人发指的话赶快说。

刘芳笑了，她笑起来其实挺好看的。

你的一声炸雷的大作写多少字了？

行了吧姐姐。

谁敢啊？我还等着你的签名本呢。

你就别羞辱我了。

对了，我的书你不打算批驳下吗？

我报纸都看不懂，哪有这水平啊？

走吧，一块儿去吃饭。她提议。

我想说忘带钱了，但她一把扯住我袖子。

我们去了“上海人家”。这小店布置得蛮干净雅致，老板娘很年轻，梳着条乌黑发亮垂到腰的大辫子，脸蛋上有俩酒窝，见客人来就甜滋滋地笑，像嘴里含着蜜。刘芳点了几个菜，有糖醋排条、玉米烙、油焖茄子、香菇青菜。又让我点，我低头盯了半天菜谱，花花绿绿一个字都没看进去，脑子里想的全是待会儿怎么买单。我只认识夏继文，可这小子连个手机都没有，现在也根本联系不到他。我说就这些吧，我刚吃过。

刘芳一个劲儿地让菜，刚开始我很矜持，后来就风卷残云了。来